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评价研究

曹梦菲

济南大学商学院 山东济南

【摘要】为探究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的发展机理，测度我国 30 个省（市）2014—2022 年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明确区域间竞争力差异及增长特征，为推动乡村新业态发展提供依据。以波特产业竞争钻石模型为理论指导，研究基于构建的包含 6 个维度、18 个具体指标的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计算各省份历年竞争力综合得分，进而运用 Q 型系统聚类法，依据竞争力得分及其年均增长率两个核心维度，对 30 个省（市）进行类型划分。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整体偏低；30 个省（市）竞争力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聚类显示，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为高竞争力、高增长的优势区，多数地区处于低竞争力、高增长的潜力区。针对发展薄弱地区，本文提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依托地方特色资源、加强区域协同合作等建议，全面提升乡村新业态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新业态；钻石模型；竞争力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23 日 **【DOI】**10.12208/j.jmba.20250042

Research on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f rural new business 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Mengfei Cao

Jin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Jinan, Shando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mea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in 30 provinces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2,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ness among region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Based on Porter's Diamond Mode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petitiveness, which includes 6 dimensions and 18 specific indicator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of objective weighting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nd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competitiveness of each province over the years, and then using the Q-type system cluster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two core dimensions of competitiveness score and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30 provinces (cit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y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in China is low;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 and growth rate of 30 provinces (cit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Guangdong, Zhejiang, Shan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are the dominant areas of high competitiveness and high growth, while most regions are in the potential areas of low competitiveness and high growth. In view of the weak development are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relying on local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Keyword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Diamond model; Competitiveness

1 引言

业态一词源于日本零售业领域,指某一产业的具体表现形式。通过金融、技术等要素渗透,催生新组织形态,简称新业态^[1,2]。引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3]。当前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创新乡村新业态,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乡村新业态指的是在农业领域中有创新和发展,超越了传统模式,展现出可持续成长潜力,且达到一定规模,形成稳定发展趋势的产业新形态^[4]。其主要特点是依据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长性好、附加值高、引领性强^[5]。主要表现形式有智慧农业、生物农业、观光农业、共享农庄、体验农场、创意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特色文化产业等^[6]。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任务之一是乡村新业态发展,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技术应用与扩展、数字经济的发展等也为乡村新业态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一是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服务,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16,17]。二是创新市场运行模式。数字经济通过“小前台+大中后台”模式,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难题,拓展了交易时间与品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更好地满足了市场的多元化需求^[7,8]。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新业态特点、表现以及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新业态发展的作用的分析已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拓展的地方,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关于我国的乡村新业态发展水平的演变和度量的文献较少,因而难以辨认我国不同地区乡村新业态的空间差异和其竞争力来源。基于此,本文借助波特的产业竞争钻石模型,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的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分析其发展的机理;另外,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相似的群体样本,揭示相似地区间的内在关联。

波特认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一是生产要素,涵盖了人力和自然资源、知识积累、资本投入及基础设施。其次是需求条件,包括市场特性、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还有将国内需求转化为国际需求的能力。再者是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的

发展水平。四是企业的战略定位、组织结构及其竞争态势。另外还包括机会和政府两个环境因素^[9]。新业态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产业功能定位和价值创造。与企业的创新发展相比,产业创新还体现产业功能创新、产业边界的融合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

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技术的提升以及国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乡村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无论是从发展要素条件还是最终产业创新表现,都会有新突破。

2 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评价的机理分析

2.1 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2.1.1 农业数据要素的内容

从数据要素的特性来看,具有时效性、累积效应、集聚效应和非竞争性。农业数据信息主要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时时检测的相关信息数据,农业生产过程中关于温度、湿度、土壤状况、病虫害、农药浓度、种养农产品的生长现状等的相关信息。农产品经营过程关于需求、供给、价格、产品质量、农产品深加工、物流链配送等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生产经营过程中预测或者预警的相关信息数据,重点是关于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农药残留、农作物生产异常等相关预警信息,以及经营过程中市场供求以及价格变动的预警信息。生产经营中提供服务支持的信息数据,如农资供应、融资渠道、人才供求、仓储信息、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常见问题如何解决、产品质量认证、市场衔接等相关信息。

2.1.2 数据要素的作用

数据要素能够激发并提升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率,使其更快速、更广泛地流动与共享。通过运用数据,可以全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并降低潜在的风险与危害^[10,11]。

首先,数据要素的投入会激活传统生产要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自然资源、气候、劳动力^[9]。受人认知水平和感知能力的限制,很难对自然力进行干预或者改造,但借助于现代的检测设备仪器和农业基础设施,很容易获得自然力的相关基础资料,并对土壤营养成分、温度、湿度等进行调节和控制,对退化的自然资源进行针对性改造,从而

减弱自然资源的约束,激发传统生产要素的活力。

其次,数据要素会促进其他要素的流动与集聚。数据要素的使用,一方面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网络平台可以使要素供求双方更了解市场供求相关的信息,降低搜寻成本,促进了要素的流动。同时信息数据的使用,会使利益相关者对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全貌有更好地了解,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对自然力的过度依赖,增强了可控性,从而降低风险,刺激要素的流动与聚集。金融科技的应用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产品、家畜等的抵押价值,促进了资金向乡村产业的集聚。随着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村,借助短视频展现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积累了人气,也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

再次,数据要素的投入会提升要素的协同与共享。数据要素在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它通过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增强了劳动、资本等要素之间的协同合作^[12]。借助土地面积、土壤成分、环境温度、病虫害、干旱程度、作物或牲畜生长情况等数据信息,对播种、施肥、灌溉等更为精准,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

利用互联网平台使某些要素共享成为可能。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大部分还属于小农户生产,在设备投入上不具有规模经济,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相关数据,农户之间通过共享设备,降低农民投入的成本。借助互联网平台、微信、QQ等工具,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技术进行及时共享,不仅能更大范围地发挥技术、数据的效率,也能降低农户的生产交易成本。

2.2 改善市场需求条件

2.2.1 扩大市场需求

互联网的应用,平台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区域和时空限制,能更好地把小众市场需求集合起来,产生规模效应和长尾效应,避免利润在传统价值链中不断缩水。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商品的销售成本下降,网络效应使得小众需求被集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另外直播、小视频等能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网络销售带来的正网络外部性,能使消费者接触到自己以前从未接触到的农

产品,刺激消费者去尝试新产品,从而能产生供给创造需求的效应。

2.2.2 减少中间环节和搜寻成本

网络架起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沟通的桥梁,实现了地头到餐桌的直接对接,不仅降低了农产品中间的流通成本,而且借助网络搜索引擎,消费者能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降低了搜寻成本。例如,在淘宝网上输入“鸡头米”几秒时间就共搜索出两千多条关于鸡头米的销售信息,借助其筛选功能、销售记录、购买后评价等相关信息,消费者能很快锁定自己想要的产品。

2.2.3 提高消费者的话语权

网络销售过程中对于不满意的商品,消费者不仅可以提起退换货、赔偿等服务,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提高了消费者的话语权。对每笔交易消费者都可以打分和评价,这为消费者提供了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差评不仅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还会对店铺的流量和排名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店铺需要多个正面评价来抵消一个低分差评的影响。此外,店铺评分低会限制其参与官方营销活动的资格,进而影响到店铺的公信力、信誉及整体销量。

2.3 带动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发展

2.3.1 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相关政策文件如《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均强调了这一点。其中,重点任务包括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农村监测网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此外,政策还鼓励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提升网络设施水平,推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转型,以实现乡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数字化转型。

2.3.2 推动乡村服务业的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交易和服务活动能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不仅能提高服务效率,还可以降低服务成本。网络服务平台的发展能优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流程,如农机推广、土地管理、代耕代收等,同时提升市场信息获取、农资配送、废弃物资源化、农机维护及农产品销售等服务的效率与便捷性。另外,农村产业数字化可以实现乡村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来促进其发展。

2.4 促进产业内的有序竞争

2.4.1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将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包括信息的精准感知、智能控制等。同时,智能化管理手段也得到广泛应用,这将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集约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13],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

2.4.2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平台化转变

传统农业生产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致使农产品的供给量有较大波动,质量不稳定,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市场交易各方信息的不对称,扩大了市场需求和产业分工,同时平台经济的出现实现了市场交易各方的利益链接。借助数字技术,能实现农业生产经营全产业链的改造和升级,实现“平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生产经营模式。龙头企业推动了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合作社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加强对资源的整合利用,推动农业规模生产,增强合作社的发展活力和带动作用。

2.4.3 产业竞争格局的集中与共享化

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要素的投入,增强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可控性和标准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能够吸引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向农业集聚。同时借助数据要素,实现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农业生产的价值链。

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集中度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将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集中度,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竞争力。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垄断竞争会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市场需求会相对缺乏弹性,形成一定的客户忠实度,从而提高生产者的收益水平。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合作共享。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普惠性、共享性加深了产业链分工与合作,数字要素的可复制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不同经营主体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竞争关系,更多是一种合作共享的关系。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的巨大市场需求,不同农业经营主体间不仅可以共享相关的市场需求信息、

销售渠道,也可以共享生产经营的相关信息,彼此间进行技术支持,共享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通过各自的技术攻关和细化工分,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扩大特色农产品的范围经济,实现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

2.5 新的发展机会——信息技术和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2.5.1 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5S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22年年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千兆光网与5G基站的大规模部署,使得信息技术得以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数字农业的快速发展。

2.5.2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不断提高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2021年10月我国出台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旨在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特别是针对农民群体,通过构建现代农业科教信息服务体系、优化农业科教云平台等方式,不断提升其数字技能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数字要素在农业领域的充分利用和价值挖掘,也为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2.6 政府的大力支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以系统提供关键词“乡村振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政策库中进行查询并下载,查询结果包括国务院文件2件,国务院部门文件65件。然后逐一进行文本搜索,保留全文含有“新业态”的文件。

利用“新业态”或“新型业态”为关键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库进行全文多高级搜索。所有搜索文档进行逐一文本阅读,剔除了相同文件或不涉及乡村新业态的相关文件,最终发文时间跨度为2015年6月21日到2023年12月31日,涉及新业态的相关文件共460件,提到“新业态 OR 新型业态”共计720次。去除答复类的政策文件后共计212项政策文件,提到“新业态 OR 新型业态”共计316次。

利用Nvivo11对上述460项政策文件进行词频

分析,去除无关词语,以最小长度2作为限制条件,得出的常用100词词语云图,见图1。另外,以最低长度为3搜索了460件文件中出现频率前50的词

语。其中农业数字化发展相关的词语如“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词语出现的频率较高,计数分别为603次、212次和199次。



图1 新业态相关政策常用100词词语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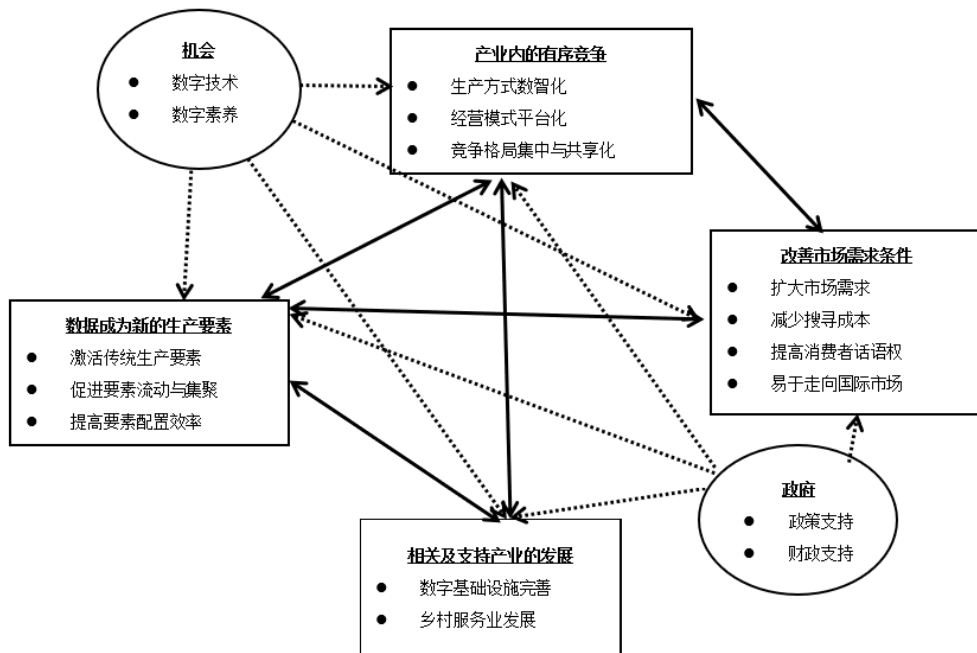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发展的钻石模型

2.7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发展的钻石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构建数字建设背景下乡村新业态发展的钻石模型,见图2。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数字

乡村建设背景下,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不仅激活了传统生产要素,还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效率,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要素条件。其次网络技术改善了市场需求条件,通过长尾效应扩大市场需求、

减少搜寻成本、提高消费者的话语权、使农产品易于走向国际市场,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再次,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乡村服务业的发展,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产业支撑条件。另外,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有利于生产经营方式数智化、生产经营模式平台化、竞争格局集中与共享化,从而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竞争环境。最后我国数字技术水平和国民数字素养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国家政策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机会。

3 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评价

3.1 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3.1.1 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指标体系

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结合数字乡村建设下乡村发展的特点,以波特钻石模型为指导,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下乡村新业态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其属性和数据来源见表1。

其中人力资本选取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根据不同学历受教育年限的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具体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1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16)/6岁以上人口总数。数字金融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县域投资指数平均值来衡量,由各省剔除掉市辖区以后的县域投资指数加权平均得到。

表1 数字乡村建设下的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及单位	属性	数据来源
要素投入	人力资本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正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数据要素	环境与农业气象观测站个数(个)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域名数(万个)	正	国家统计局
	数字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县域投资指数平均值	正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需求条件	国内市场	网上零售额(亿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国际市场	农产品出口总额(亿元)	正	商务部
	市场条件	市场化指数(樊纲)	正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相关支持产业	乡村物流服务	通邮的行政村比重(%)	正	国家统计局
		农村投递路线(公里)	正	国家统计局
	新业态的数量	天眼网中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共享农庄、乡村旅游业注册企业的数量总和(个)	正	天眼网
产业竞争	经营模式平台化程度	淘宝村数量(个)	正	阿里研究院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正	国家统计局
	数字技术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县域支付指数平均值	正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机会	数字素养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台)	正	国家统计局
		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元)	正	《中国统计年鉴》
	政策支持	省内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个)	正	商务部
政府	财政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数字建设相关文本的次数	正	中国政府网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亿元)	正	国家统计局

3.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全国30个省(市)(西藏、港澳台除外,下同)从2014年至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由于西藏地区缺失数据较多,故本文对除港澳台以及西藏地区的其他30个省(市)进行研究。此外,部分年份存在缺失值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除上述说明外,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

3.2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熵值法来计算各省乡村新业态的竞争力,熵值法优缺点及具体计算步骤参照赵雨等^[16]的介绍。

3.2.1 数字乡村建设下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指标权重分析

通过使用熵值法对每个指标计算权重，得到乡村新业态竞争力得分贡献最大的 6 项指标，按照其

权重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新业态数量（24.39%）、乡村物流服务（12.73%）、数字金融（12.65%）、网上零售额（10.14%）、财政支持（9.52%）、数字素养（9.49%），见表 2。

表 2 数字乡村建设下的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及单位	权重	总权重
要素投入	人力资本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0075	0.1673
	数据要素	环境与农业气象观测站个数（个）	0.0200	
		域名数（万个）	0.0133	
	数字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县域投资指数平均值	0.1265	
需求条件	国内市场	网上零售额（亿元）	0.1014	0.1147
	国际市场	农产品出口总额（亿元）	0.0126	
	市场条件	市场化指数（樊纲）	0.0007	
相关支持产业	乡村物流服务	通邮的行政村比重（%）	0.0327	0.1273
		农村投递路线（公里）	0.0946	
	新业态数量	天眼网中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共享农庄、乡村旅游业注册企业的数量总和（个）	0.2439	
产业竞争	经营模式平台化程度	淘宝村数量（个）	0.0632	0.3071
	数字技术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0.0115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县域支付指数平均值	0.0255	
机会	数字素养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台）	0.0275	0.1319
		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元）	0.0674	
	政策支持	省内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个）	0.0341	
政府	财政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数字建设相关文本的次数	0.0224	0.1517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亿元）	0.0952	

3.2.2 乡村新业态竞争力的测算结果分析

30 个省（市）2014 年到 2022 年乡村新业态竞争力的综合得分见图 3。总体来看，2014 年到 2022 年 30 个省份的乡村新业态竞争力都有所提高。综合得分均值位于前 5 位的依次为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和福建省，分别为 0.384、0.382、0.329、0.292、0.241。其中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得分差距甚微。2017 年到 2021 年，浙江省每年的竞争力得分都略高于广东省，而在 2022 年广东省又重新回到第一名的位置，这主要归功于广东省国外市场需求在 2022 年的迅速增长，其农产品出口额由 2021 年的 683.77 亿元增长至 1163.35 亿元，2022 年广东省的农产品出口额为浙江省的 2.97 倍。

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见图 4，可发现 2022 年乡村新业态竞争力的得分分布于 0.067 与 0.605；其中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广东省（0.605），得分最低的省份为青海省（0.067），30

个省份乡村新业态竞争力得分均值为 0.224，且不同省份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3.3 数字乡村建设下乡村新业态竞争力的聚类分析

为了将相似的样本集合起来进行分析，本文采用系统聚类中的 Q 型聚类方法，依据乡村新业态的竞争力得分和其增长率两个指标对 30 个省（市）进行聚类。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三维数据，现有的软件难以直接处理，本文参考郑兵云^[15]对每一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抽象为某一特定时间的情形，从而消去时间维度，退化为截面数据继而进行聚类分析。本文以平方欧式距离为区间，使用组间联接法，用两个类别中各数据点两两之间距离平方的平均数表示类间距离，最终得到的聚类谱系图见图 5。

为了确定 30 个省（市）的最佳聚类数目，本文依据肘部法则，把 30 个样本分为 4 类进行聚类分析，把乡村新业态竞争力分为 4 类：优势区，即高

竞争力、高增长地区；注意区，即高竞争力、低增长地区；潜力区，即低竞争力、高增长地区；警戒区，即低竞争力、低增长地区，见表3。

其中，优势区包括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其乡村新业态竞争力得分以及增长率都处于高水平。这四个省份均位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较为完善的市场体

系和丰富的资源技术。另外，这些省份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布局较早，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这些省份的智慧农业应用基地和涉农电商产业园不断涌现。例如，山东省已创建了600多家智慧农业应用基地，江苏省在2023年建成了101个县级涉农电商产业园，并率先实现了乡镇物流快递网点的全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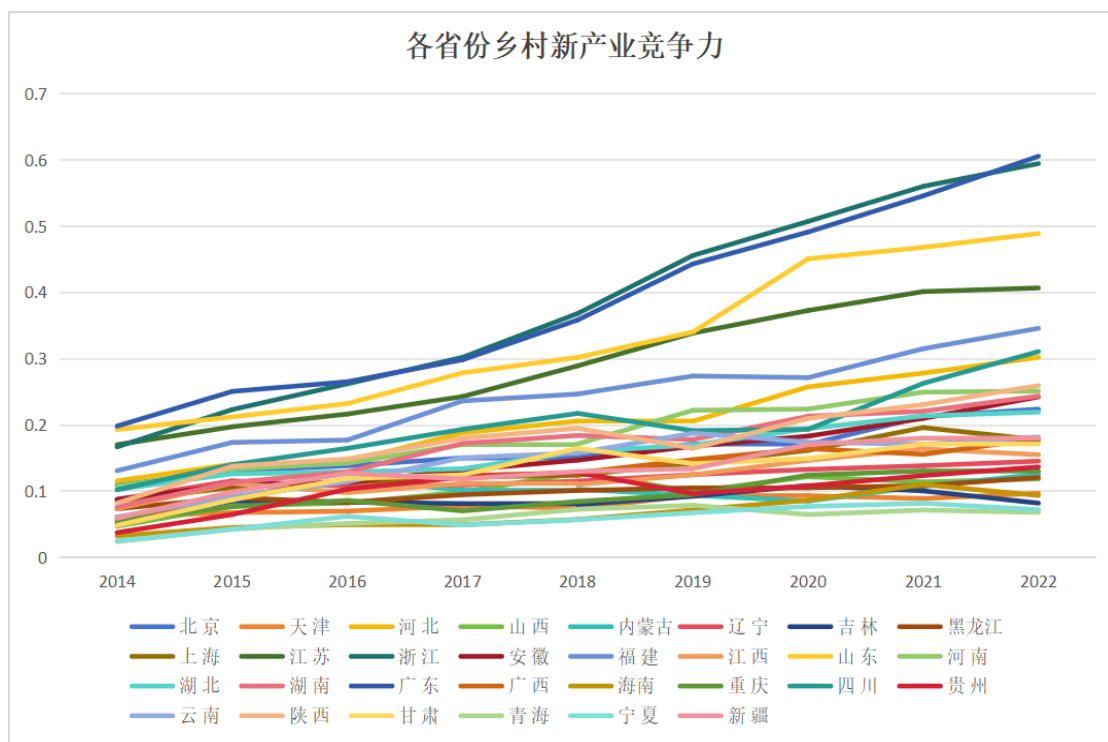


图3 2014年—2022年各省份乡村新业态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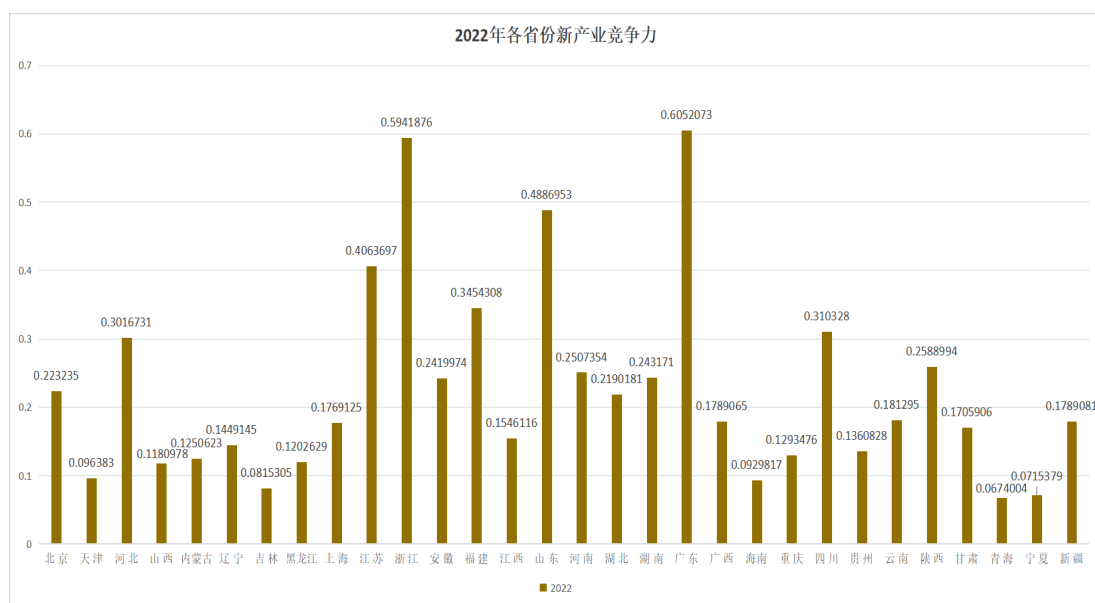


图4 2022年各省份乡村新业态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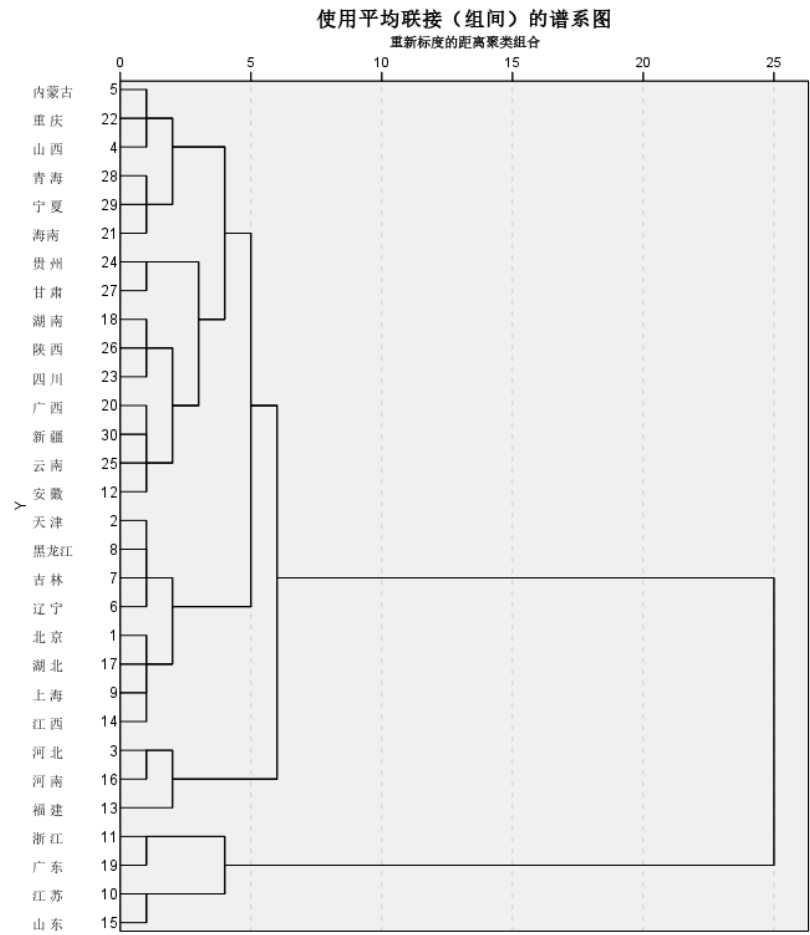


图 5 30 个省（市）乡村新业态竞争力聚类分析谱系图

表 3 中国 30 个省（市）数字乡村建设下乡村新业态竞争力分类

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水平及增长速度	省份
优势区：高竞争力、高增长地区	广东、浙江、山东、江苏
注意区：高竞争力、低增长地区	福建、河南、河北
潜力区：低竞争力、高增长地区	安徽、云南、新疆、广西、四川、陕西、湖南、甘肃、贵州、海南、宁夏、青海、山西、重庆、内蒙古
警戒区：低竞争力、低增长地区	江西、上海、湖北、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

注意区包括福建、河南和河北，依托自身资源禀赋，这些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突出，如福建的茶叶、河南的小麦、河北的蔬菜等。虽然这些地区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水平较高，但是其增长率相对较低，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引起注意，其缓慢的增长率可能会被高增长的地区追赶和超越，丧失其竞争优势。

潜力区是包括安徽、云南、新疆、广西、四川、陕西、湖南、甘肃、贵州、海南、宁夏、青海、山西、重庆、内蒙古。从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这些地区乡村新业态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暂时处于劣势，近年

来这些地区乡村新业态的增长率相对较高，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警戒区包括江西、上海、湖北、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天津。这些地区不仅乡村新业态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增长率也处于偏低的水平，未来的发展中可能和优势区的差距继续扩大。

4 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乡村新业态发展的全面提升和不同地区的新业态竞争力水平协同提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鉴于全国乡村新业态竞争力水平仍然偏低,各地方政府应该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例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措施;另外,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或者技术人才帮扶或培育计划,扶持贫困和偏远地区数字建设,缩小各个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

其次,乡村新业态的长远发展不能只依靠外部支持,各个地区应该结合本地乡村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等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品牌,深化农业与旅游业等产业的融合,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庄等新型业态,提高农村产业的附加值;另外,传统产业也要进行创新升级,乡村企业应该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来助力产业升级,主动学习应用新媒体,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培育传统产业新的增长点。

此外,对于不同地区乡村新业态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各省政府应该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强不同地区间的交通便利性,逐步建立资源和信息共享的合作机制,推动乡村新业态的协同发展;另外,竞争力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应该积极总结自身发展的成功路径或不足,积极分享经验建议,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或参考。

最后,在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为进行截面聚类,将面板数据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该方法侧重于考察各省份在研究期内的综合表现与相对位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动态聚类方法以捕捉竞争力的演变路径。

参考文献

- [1] 王乐君,寇广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7(6):82-88.
- [2] 任保平,宋雪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路径选择.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1):13-21.
- [3]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 陈慈,陈俊红,龚晶,孙素芬.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特征、类型与作用.农业经济,2018(1):3-5.

- [5] 何国煜,柯丽菲.产业融合视角下广西农村新业态发展策略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8(8):44-48.
- [6] 王胜,屈阳,王琳等.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电商扶贫的探索及启示—以重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国家级贫困区县为例[J].管理世界,2021(2):95-106.
- [7] 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改革,2021(4):45-59
- [8] 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12):48-56.
- [9]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10] 汤潇.数字经济:影响未来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 [11] 钟真,刘育权.数据生产要素何以赋能农业现代化[J].教学与研究,2021(12):53-67.
- [12] 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3):64-83.
- [13] 宋洪远.智慧农业发展的状况、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4):62-69.
- [14] 赵丽,朱永明,付梅臣.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在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中的比较[J].农业工程学报,2012,(7):235-242.
- [15] 郑兵云.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及其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02):265-270.
- [16]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6): 1488-1542.
- [17]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4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